



戎政典第八十卷

田獵部紀事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穆天子傳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於口觴天子於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於鉞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隊北循滹沱之陽

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

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苟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辦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旣得男女衣食百姓珣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時民口氏響口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

佩華也乃再拜頓首

口伯天曰口封膜晝於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

天子飲於潯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顧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曰天子三月舍於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於羽琤之上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畋於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於羽之口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於濮澤於是射鳥獵獸

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於口來虞人次御孟冬鳥至王曰口戈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藿得麋麇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於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西遊射於中口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

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駟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頓首

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口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憲畋獵則獲口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緇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口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駘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口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口登乃宿於黃竹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

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襟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新序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

吾漁所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遂以霸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

古今圖書集成

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藁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菑行耶譏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瘳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偃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偃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偃病而死邨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偃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

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蹕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旌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尋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

左傳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懇於晉

昭公三年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昭公二十年冬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韓非子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說苑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鴛鴦食駿驥駿驥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

齊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駮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戰國策趙簡子田于蠅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蠅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韓非子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史記曹世家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梁孝王武傳孝文三十五年冬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蒼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

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鄩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三國志王朗傳文帝踐祚朗爲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昊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蘇則傳則爲侍中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

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吳大帝紀漢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晉書楊濟傳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石勒載記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

姚興載記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尙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

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

石季龍載記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季龍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莫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

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

魏書尙朱榮傳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險阻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暑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尤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北齊書神武本紀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

還

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元坦傳坦爲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周書賀若敦傳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弃馬步逐至山半便擊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

隋書煬帝本紀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齊王暕傳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于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于是發怒求暕罪失

高麗傳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于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吾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而還

何稠傳稠叅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唐書巢刺王元吉傳元吉爲并州總管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于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斂畜產爲盡每射于道觀人避矢以爲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

蘇世長傳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郡

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呂向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爲瑞烏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于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

唐儉傳儉爲民部尙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鎗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

褚亮傳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悃致諫帝禮納其言

薛收傳收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

吾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